

國族主義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乃是當代社會最顯而易見的特徵，
向來就是推動世界史的重要原動力。
國族主義促成許多國家的肇造，
而無論是出於直接或間接，由國族主義所引發的衝突，
也為世人帶來極大的苦難。

Ernest Gellner ◎著

李金梅 ◎譯

現代名著譯叢



國族主義

Nationalism



Ernest Gellner 著

李金梅 譯

現代名著譯叢
國族主義

2001年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1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Ernest Gellner
譯者	李金梅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責任編輯	李國維
校對	黃俊龍
封面設計	吳惠菁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187-6 (平裝)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Nationalism

By Ernest Gellner

Copyright © 1997 Ernest Gellner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0 LINKING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導讀

蔡英文

研究國族主義的學者大概不會否認，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英國學界的「國族主義大辯論」乃是瞭解國族主義之論議的關鍵。激發此辯論的要角之一即是當時任教於劍橋大學與倫敦政經學院的社會人類學者艾尼斯特·葛爾納（Ernest Gellner, 1925-1995）。他自1960年代開始陸續寫成一系列討論國族主義的文章，其解釋觀點引發廣泛的討論與爭議。1983年，他出版了《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此書確立了國族主義論述的里程碑（也被英國《泰晤士報·文學副刊》舉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1997年，在他去世兩年之後，他的兒子大衛·葛爾納（David Gellner）出版了他的遺著《國族主義》（*Nationalism*），雖然只是斷簡之論述，也表現出葛爾納重新建構國族主義理論的意向。

1989年蘇聯與東歐共產政權的解體帶出了國族主義論議的學術風潮，有關的論著可謂卷帙浩瀚，解釋觀點亦是繁複分歧。但是討論國族主義的問題意識、解釋的取向、爭議的焦點……等等，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取源於葛爾納的論點（另外一個不能忽略的資

源乃是安德遜的《想像的共同體》〔*The Imaged Community*〕。

葛爾納於1925年出生於捷克的波希米亞，是為捷裔猶太人，他的父親魯道夫·葛爾納（Rudolf Gellner）是一位熱愛歷史與社會學研究的學者文人。1939年，納粹德國入侵捷克，葛爾納舉家移民至英國倫敦。年少的葛爾納就讀倫敦近郊的聖·亞本斯男公學（St. Albans County Grammer School for Boys），畢業後，獲得牛津大學貝里奧（Balliol）學院的入學獎學金，在牛津大學攻讀哲學，但對當時學院主流的語言分析哲學，相當疏離。牛津大學畢業後，任職愛丁堡大學，教授哲學課程。爾後於1949年轉到倫敦政經學院（LSE），受到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Malinowski）的影響，改讀社會人類學，並取得該校的博士學位。從1962年到1984年，任教劍橋大學。自劍橋大學退休後，葛爾納回到祖國捷克，任職布拉格的中歐大學，直到1995年去世。

葛爾納一生關切國族主義的起源及其現代政治社會的含義，他的國族主義的論述，在他晚年，接合了市民社會的解釋，提供當代政治與社會的反思饒富洞識的觀點。不僅如此，他的理論在極大的範圍亦涉及西方現代性（與現代化）的解釋，以及對所謂「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與相對主義有所評論。在哲學的層面上，他關切所謂「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以及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論問題。在這裡，我們試著瞭解他的國族主義論述的主旨，並對此做一扼要的說明。

一、

國族主義論議首先碰觸的一項基本議題乃是：何謂「國族」或

「國族性」？國族作為人的集體同一性與認同（identity）來說，一般人大致認為它的構成跟一個社群的種族性與文化性（ethnicity）有關，就此而論，只要有一個具種族性與文化性的族群存在，國族的建立就有其根基。針對此一觀點，葛爾納提出了一相反的解釋主題，即：國族乃是西方現代性（modernity）的產物，是現代主權國家因應工業化社會的同質性與可規格化之文化的需求，而被發明或構成的，它的建構跟傳統所謂的血緣宗族、種族，或民間文化（*volk culture*）並沒有直接且密切的關聯。順此而論，國族主義即是現代主權國家因應此文化需求，而必須運用的意識型態，藉此證成其治理的正當性。在這一方面，國族主義在西方現代性的脈絡中，乃是跟自由民主等量齊觀的政治正當性原則。

在解釋與論證此一主題上，葛爾納採取「社會人類學」的解釋途徑。他從政治權力、體制與文化彼此間的互動關係，闡明國族建構與國族主義的現代性格。

依照葛爾納的解釋，國族建構與國族主義得以成立的條件在於，國家的政治權力與文化必須相互依賴與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力求確立其統治疆域，以及塑造其內部文化的同質性。另一方面，此文化的持續與推動也需求國家的政治權力，國家則藉由護衛此文化以作為它統治之正當性基礎。換言之，關鍵所在即是：在國族與國族主義得以被形構的地方，必定是有一套文化能夠滲透整個社會，為社會的成員所共享，繼而能夠塑造出政治與文化的認同。從這個觀點，葛爾納進一步闡釋，為什麼在傳統社會（如中古封建與帝國體制）中無法形成這種「文化與政治權力相互滲透，相結合為一」的國族建構與國族主義？此外，另一個重要問題乃是，促成

國族建構與國族主義的現代化文化（或者如葛爾納所說的「一套高級文化」）的特質是什麼？葛爾納經由繁複且細膩的敘事，闡釋這兩項基本的問題；這一闡釋西方「現代性」起源、發展及其意義的敘述也構成一套相當壯觀的歷史哲學，特別表現在他一向為人忽略的著作《耕犁、刀劍與書》（1988）。在這裡，無法詳盡說明葛爾納的觀點，只能提示其梗概。

二、

粗略來看，在傳統社會中，政治權力無法垂直穿透其屬民的生活領域，如在西方中古封建制中，權力呈現零碎化，分散於塊狀的莊園領地。又如在中國天朝，皇權及其官僚科層制雖企望有效地統領其屬民及其家族，但是帝國幅員的廣大，統治力會隨地緣的延伸而稀釋，而無法有效地管理整體人民的生活事務。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統治必須間接地經由某種媒介式的結構，如封建的大領主（或大佃戶）形成的貴族階層；或者，如在中國皇朝，則是從中央到地方文官的設置，而只能從事一種鬆散之管理。因應此統治的需求，社會形成某種身分等級制的構造。這層級化廣延與縱深的社會，相對來說，也孕育文化生活的等級差異，如高雅與民俗文化的區分，高雅文化往往成為晉升社會特權的主要途徑，也是政治權力論證其正當統治的來源。另外，在傳統社會中，由於農業的生產方式，一般平民生活於農村聚落，形成一種在某種程度上自足自給的生活單位。在難有劇烈變化的生活脈絡中，這種農村聚落因應於地緣與風俗而孕育出具獨特性的文化生活形式。整體觀之，傳統社會呈現繁複多樣，以及個別差異的多元文化。要瞭解這種文化的意義，我們

無法脫離它特定的社會生活的脈絡。

這種文化多元分歧，社會等級劃分清楚，以及政治統治力薄弱的傳統政治社會的結構，無法形成「政治權力與同質性文化結合為一」的國族建構與國族主義。唯有在這一傳統政治社會起了重大的結構性變化，才有可能形成國族與國族主義的條件。

依照葛爾納的解釋，這種傳統社會的結構，只有在歐洲的現代歷史的脈絡下，才產生劇大的轉變，這種鉅變匯合了許多自十四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經濟、社會、政治思想與知識各方面的因素：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市民社會與現代主權國家的形構、路德與喀爾文之新教（Protestantism）、科學革命以及理性主義的認識論與個人主義的倫理，以及工藝技術的進展與工業化社會的形成。

葛爾納從這一西方現代性發展的脈絡中，說明一套所謂「高級文化」的形成，此一現代性文化不同於傳統文化，其特徵在於，它是一套通用的「語意系統」。作為人彼此瞭解的訊息與溝通的網絡，以及符號和象徵，它是可以脫離具體的脈絡，而被規格化與普遍化，以及被所有人——不論其社會背景——學習與運用。譬如，現代科學認知的程式與程序、工藝技術的操作規則、企業管理的統計……等等

一個社會若是形成如是的文化，那麼生活於此社會的個人，他身分地位的取得以及「自我認同」的塑造不再受到傳統身分等級的規約，在趨向平等的現代社會中，學習與熟練這套「高級文化」成為一相當重要的條件。因此，當現代主權國家在整合其內部的私有化權力（如封建領主的權力）以及統合傳統農村聚落的多元差異文化時，它必須順應這套「高級文化」的需求，提供給公民學習的管

道。國家承擔教育與訓練此文化的功能，它必要透過各種教育與職業訓練的機制，強化此理性化、規格化與工具化的文化及其語言。在國家權力的推促下，當公民參與共享這一文化時，工業化社會的集體意識遂被形塑而成。在這樣的文化生活與政治權力相互推促下，現代工業社會的國族建構方成其為可能，而國族主義作為政治權力的正當原則才得以成立。

三、

在葛爾納的解釋中，種族、歷史記憶與舊有的深層的文化認同在形塑國族與國族主義上，似乎起不了任何重大的作用。但這解釋觀點是否言之成理？它是否具有廣延的解釋力？葛爾納把種族和古老之歷史文化的認同與國族的形構分離了開來。據此觀點，一個具有同樣種族、血緣（blood）與歷史文化傳承的族群，是可以形成不同的國族。譬如，美國「國族」的構成不必然跟盎格魯—薩克遜之種族相關。另外，如現代德國，同具歷史傳承與現代性文化形塑的國族國家，在戰後因政治力的干預而區分成兩個國家，在不同政治權力與意識型態的治理下，以及對現代性之工業社會之文化作不同的實踐，以葛爾納的觀點，會形成不同的國族。就此而言，現階段德國的統一到底是以「族群」（ethnicity）或者是以「國族」（nation）為依歸？

四、

葛爾納以歐洲（特別是英、法兩國）的現代性文化作為闡釋國族與國族主義的依據，這種觀點當用來解釋東歐與非西方地區的現

代性處境及其國族的形成時，葛爾納跟一般自由主義一樣，似乎落入了漢斯·科恩（Hans Kohn）式的判斷，將國族主義區分成族群式、侵略性的，以及公民主義的文明作風的國族主義，排斥那種追尋「原始之根源」（如，血緣宗族、傳統、種族性……等等）的國族主義。就此一判斷而言，葛爾納顯然是以自由主義的立場闡釋國族的建構與國族主義的意義。他信守所謂「科學認知論理」的個人主義、肯定康德式的建構程序論的道德自律，肯定西方現代性的（或謂啓蒙的）普遍主義與平等主義。雖然他跟以薩·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8）與麥可·歐克夏（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同屬當代英國自由主義的陣營，可是他以科學認知倫理的立場批判前者的多元主義（特別是文化多元主義的主張），也以啓蒙的理念批判後者的「傳統主義」與「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觀點。

比起其他自由主義的理論家，葛爾納較能肯認國族主義在現代處境中的正當性地位。可是我們也不難發現：在葛爾納的論述脈絡中也面臨一項自由主義思想的難題，即是個人理性與社群認同（identity）的糾葛，以伯林的話，即是，糾纏於個人主義的倫理與社群之歸屬感的兩難。葛爾納深知人無法根除其「族群性」——包括人種之特徵、歷史傳統與記憶以及文化生活的承載，即便我們承認人具有反思與批判的理性，藉此以轉化其社群之認同。在解釋國族與國族主義的起源上，葛爾納闡釋國族之現代性格，肯認國族主義是現代國家（即便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必須依恃的正當性的統治原則。但是，他也跟自由主義者一樣，憂慮國族主義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會腐化成為政治的狂熱作風，以及「民粹主義」——詆毀一切制度安排，並宣導某種救贖的神話。針對這種極易變質腐化的

國族主義，葛爾納所堅持的自由主義原則，以及他所肯定的，以現代市民社會為基底的自由國族體制是否有轉化的可能？我們從他一生的論述中，委實找不到答案。如果勉強做一結論，我們或許可以說：國族主義與任何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以及自由主義原則與自由民主制的安排應該處於一種良性的辯證關係；但是，這如何可能，以及落實的條件是什麼？這又是一無法有定論的問題。進一步論之，國族的建構與國族主義若是跟現代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以及主權國家權力的運作相關，那麼，國族——作為一種統一性的建構，以及國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權正當性的基礎，無可諱言，就具有相當大的宰制支配力。誠如葛爾納明言，「在現代處境中，每一個人必定是一位國族主義者。」如是言之，國族主義跟現代性的自由與解放的倫理原則勢必產生極大的衝突。

深究國族主義的現代政治與經濟的條件，除非我們有能力更動現代主權國家與市場經濟的支配結構，而不陷入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困厄，否則欲轉化國族主義的侵犯性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之事。葛爾納晚年嘗試從現代性市民社會之形構中找尋契機，可是市民社會的形成若是跟國族主義一樣，乃以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為其條件，那麼，自由與宰制的緊張依舊出現於他闡釋的脈絡當中。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前言

1995年的夏天，就在家父過世的前幾個月，那時他正在寫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你手上的這本書，最後定稿於8月25日。另一本書將會以《語言與孤獨：維根斯坦、馬林諾斯基與哈布斯堡難題》(*Language and Solitude: Wittgenstein, Malinowski and the Habsburg Dilemma*)的書名出版。在這兩本書中，《國族主義》算是接近完成的著作；只要把欠缺的註解以及參考書目補齊，再把錯字校正，最後把文體稍稍潤飾就大功告成了。

家父對國族主義所提出的理論，最早見於《思想與變遷》(*Thought and Change*, 1964)第7章。他想發展出一套理論，就像他在本書中提到的，是受到他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同事艾力·坎度里(Elie Kedourie)的書《國族主義》(*Nationalism*, 1960年初版)所啓發。稍後家父重寫了他先前提出的理論，並擴充成新書《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83)。沒想到這本書在日後成為暢銷書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印行，這多少帶給他相當的驚喜；《國族與國族主義》比起那本闡述他哲學立場的《信仰的正當化》(*Legitimation of Belief*, 1975)、或回顧人類史的《耕犁、刀劍與書》(*Plough, Sword and Book*, 1988)，

都還更受歡迎。這本討論國族主義的書之所以會廣受歡迎，從今天看來原因相當清楚明白，是因為反映了舉世都對這個主題再次引發高度的興趣。國族主義這個主題，讓家父皓首窮經，挹注愈來愈多的時間，尤其在他從劍橋大學退休，轉往布拉格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之後，他還設立了國族主義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家父有一部分討論國族主義思想家或理論家的文章，大都是出自這個時期的著作，已經收錄在《與國族主義對話》(*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1995)這本書之中。而你手上的這本書則是寫在家父於他畢生研究歲月的最後階段，針對國族主義及相關議題所作的總回顧。不過，你當然無須以學院派的遁世讀法來看這本書。

家父根據他在布拉格的青少年經驗，確認坎度里對國族主義提出的知識分子理論其實頗有誤導。即使你可以否證或丟棄國族主義的理論，藉以揭示其錯誤，但國族主義的意義絕不僅止於此：國族主義根本就是現代世界無可卸除的一部分。

1930年代的布拉格，受多元文化的影響，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大都會。兩大勢均力敵的文化交匯其中，一是捷克文化，另一是德國文化；在布拉格有兩所大學，一所說德文，另一所說捷克文。我的祖父魯道夫·葛爾納(Rudolf Gellner)和祖母安娜·馮佗(Anna Fantl)，都來自世俗化的猶太家庭。我祖父魯道夫在家裡跟他的父母說德語，跟他的親姊妹以及朋友說捷克語，在他去上布拉格英語文法學院之後，便開始學英文。我的大姑婆名叫海薇希(Hedwig)，她是個激進的錫安主義者(Zionist, 致力猶太人建國運動)；但是，魯道夫卻和許多住在布拉格的猶太人一樣，認同捷克文化，即使直

到1918年捷克獨立建國之後，已屆成年之齡的他才開始學習捷克語。到了1930年代末期，納粹對猶太人的威脅愈來愈明顯，我祖父魯道夫就親赴倫敦兩、三次，為全家人從布拉格移民到英國預做準備，這也是因為我的另一位姑婆嫁給英國人之故。我父親跟他的母親、姐姐在1939年4月獲准搭火車穿越德國邊境，剛好就在德軍入侵捷克沒多久。而我祖父只得跟朋友從波蘭繞境瑞典才輾轉逃出來。我們家族的親戚還有很多人都沒有能及時逃出來。

這些經歷讓家父了解到，國族主義的浪潮是會隨歷史事件而變遷起伏的：國族並非天生的，而是透過國家以及國族主義者的推動而肇建的。通常個人都得從數個敵對的國族主義中選出自己的認同。同時家父還發現，國族主義無論是以什麼形式出現，都是現代世界無可遁逃的命運，這跟坎度里的看法相當不同。

反對家父看法的人認為他太過「化約」(reductive)，忽略或可能無法體會國族主義所衍生的情緒。家父則回覆道：

我深深地為國族主義的魅力所折服。我會用口琴吹奏約卅首波希米亞民謠(或是我年少之時帶有波希米亞色彩的歌曲)。我有一位打從三、四歲起就認識的老朋友，他是捷克人，非常愛國，卻受不了我以「方式」吹奏那些民謠，聽來「彷彿在口琴中哭泣」。在喝點小酒之後，我會因為這些民謠小曲(它們恰好是我最喜歡的音樂形式)而潸然淚下。如果我不是如此，我想自己也寫不出國族主義的書¹。

1 參見〈答辯〉(Reply to Critics)，刊於霍爾與查維所編《艾尼斯特·葛爾納

當然，家父熱愛捷克民謠，卻沒有因此成為捷克國族主義者，這也正是他理論的一部分：國族主義者很少深入理解國族主義的根源。重點並不在於點明國族主義的熱情，而在於解釋。

許多國族主義的觀察家都認為，國族主義一旦走向極端即會帶來苦難，生靈為之塗炭。家父早就洞澈國族主義的極端之惡，就像在這本書裡清楚的揭示，不過，他卻沒有將自己局限在國族主義之惡的極端。他和賈克·魯普尼克(Jacques Rupnik)以及其他人士進行討論時，說自己比起許多作家來，還稍微樂觀些：他希望能夠親眼見到消費主義與溫和的無疆界國族主義(non-territorial nationalism)能攜手共建「非神聖同盟」(unholy alliance)。家父還提到他希望歐洲能建立聯邦，因此而建立權威，以預防生態危機或恐怖分子帶來的災難，並防止毒品及軍火的走私買賣，不過，這個歐洲聯邦必得要抱持文化及領土的多元主義觀點才行²。

這本小書是家父對於國族主義的最後遺作。本書呈現出他最成熟的分析，將他畢生的研究心得集其大成，融合了「時空區塊」(time zones)與歷史階段的理論，並在原生主義(primordialism)及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傳統分類法中，定出自己的相關位置。我最後一次見到家父是在1995年10月24日，他正在英國華威大學(Warwick

的社會哲學》(J. A. Hall and I. Jarvie, eds.,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Ernest Gellner*, 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48, Amsterdam/Atlanta, GA: Rodopi, 1996), pp. 624-5. 另參考霍爾所編《民族的國家：艾尼斯特·葛爾納與國族主義理論》(J. Hall,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即將出版)。

2 見魯普尼克所編《民族的苦難》的〈結論〉('Conclusion' in J. Rupnik, ed., *Le*

University)與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進行學術辯論，那時他便把自己對國族主義的看法，做了一番機智風趣的說明，收錄在本書的第15章〈國族有肚臍嗎？〉。

大衛·葛爾納 (David N. Gellner)
倫敦布魯乃爾大學 (Brunel University)

目錄

導讀.....	i
前言.....	ix
第一章 文化與權力	1
第二章 文化與組織，國家與國族主義	5
第三章 人類簡史	15
第四章 工業世界與工業化世界	27
第五章 國族熔爐的多元性	33
第六章 各個變遷階段	41
第七章 國家與文化的聯姻	55
第八章 國族主義的殘酷嗜血	65
第九章 道德的三階段	69
第十章 反理性的根源	73
第十一章 根源與人	79
第十二章 信仰與文化	83
第十三章 回教基本教義派與阿拉伯國族主義	87
第十四章 馬克思主義與回教	93
第十五章 國族有肚臍嗎？	99